

野处集 元 邵亨贞

提要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提要

《野处集》四卷，元邵亨贞撰。亨贞字复孺。杨枢《淞故述》，载其本淳安人。至正间为松江训导，占籍华亭。今考集中有《送族兄安仲还乡序》云：“至元中，大父处县君以弗终仕于宋，晦迹华亭别业，先子遂生华亭。至德间，大父归葬故里，先子弗克举家去，至今为华亭人。”则自其祖已占籍松江，枢所述犹未尽也。是编后有冯迂、汪稷二《跋》，谓其书本出上海陆深家，深之孙郟以授稷而刊行之。并所著《蛾述诗选》、《蛾术词选》为十六卷。今诗词二选世已无传，惟此本独存。共杂文六十八首。亨贞终于儒官，足迹又不出乡里，故无雄篇巨制以发其奇气。而文章大致清快，步伐井然，犹能守先民遗矩者。其诗词世不多见。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载所作《咏眉目沁园春词》二首，隽永清丽，颇有可观。盖所长尤在于是，惜《词选》今已久佚矣。

卷一

◆记

○静默斋记

士生斯世，所任者在乎道，故圣贤，立言垂训，载诸册书，以诏后世。虽有智愚贤否，而任于道一也。其居尘垢之中，纷纭万变，日遘于前，乃心未始一日忘道。

予少时，闻诸老儒先生曰“世道不古久矣。”人之命于天者有限，而用于世者无穷，孰不以“功名利欲、俗学嗜好”累其心？勤劳没齿，而不得与闻者，盖什八九矣。惟其少思寡欲，克己慎言者，庶几可与语“此子，其识之，予取以为法焉。”而观于世，未有合者。恐其以为迂，未尝以闻于人也。

云间之南滨海地曰淞上，士人何君彦敬世居之。予闻彦敬久而未识。朋游来者，称其“洁修而好学，端谨而有守，克世其家”者也。今年夏介，玄元院道士林德玄来告曰“彦敬名其居室曰『静默』，于以读书求道，而请记于予”。于是，又知彦敬能违外声利、不循世俗、而汲汲焉以道为急者。林从予游有年，言未尝妄，故信而不疑。

夫人之生也，（阙）事父母、畜妻子、衣食居处，凡人事之当然者，矧读书为士？自幼学而弱冠，壮有室，强而仕，艾而服官政，以至于致事，必心计而躬营之。又何可以“无为而静，不言而默”乎？予天下之躁而多言者也，心虽知之而不能自克，今乃欲以“静默”之义，记人之室，不亦谬乎？

虽然以平日所闻于朋游与林之来言者，而知彦敬所谓静默者矣，非以“无为为静，不言为默”也。苟非吾所当为当言者，则勿为勿言，以固吾之志气，益吾之智虑。若然，则彦敬之居，斯堂也。旦旦而求之，以至功名利欲不能动，声色臭味不能移，鬼神变怪不能惑，干戈鼎锯不能惧。彼事与物，日以远吾所造诣，日以深广，则静与默，其殆庶几乎？经曰“静而后能安。”又曰“默而识之”。盍求其所谓安与识者？何事由是而闻道？予又不可得而知也。

因林之来请，既起予之不能自克，复诵向之得于老儒先生者，俾归之以为记。

### ○一枝安记

云间为濒海下邑，因九峯三泖之胜，而置官司焉。迹其可考者，晋陆士衡、陈顾野王而下，人才辈出，民俗殷富，逮唐宋间，几与列郡抗。以五代南渡之乱，民不知兵生，聚五百余年，至宋末而盛剧矣。宋社既迁，名家巨室罔不与国同休戚者，贵游子弟华颠野服，欷歔乔木之下，彷徨离黍之间；相望于宽闲寂寞者，百年于兹矣。

云间遗族有三钱焉。其一居市中者，为武肃王诸孙。今其人犹存而钟鼎之习泯矣。其一居市东者，为叅政象祖之裔，今不复见其人。又其一居城西，为南渡宦家支蔓，最衍风流文采，间有存者。予及识其子孙四人。复堂先生为宋季该博老儒，予尝受业门下。太初先生为承平文物君子，托迹浮屠氏以终。皆典刑士也。素庵子善诗词，清谈，卒为老子之徒。今之存者，惟南金君，以明经教授，为钱氏文脉所在。南金幼失父侍，其祖长于异县。弱冠，祖没，赘居三泖之上，与予同里闾，以文字交三十余岁。既乃更世，故皆操觚出游。南金问舍他乡，不相周旋者中，又过半矣。

岁丙申，浙右大乱，南金所居，悉婴兵燹，乃扁舟载妻子还泖上其门人曹幼文，辟室馆之。一见握手问劳外，南金曰“偃蹇之踪，青毡去我久矣。琴尊书卷，亦复无几，彼皆身外物耳。今幸见故人。故人固知予胸中所存者不失也，斯为无慨。既得一室以御寒暑，日夕起居其间，动焉而运；默焉而静；慨然而啸歌，幽然而沉绎，何适非吾名教之乐耶？若然，则天地万物、阴阳造化皆在吾一室中具。当此之时，又岂念夫先庐之乔木、江湖之萍寓焉。子其为我名之，以识吾心所适。”予应之曰“吾子既知夫一室之可安，与天地万化相为表里，将无适不安矣，予复何言。虽然杜子美当天寶之末，奔走乱离，至无所容

其迹，往往形于歌诗，今皆宛然在目。若所谓强移栖息一枝安者，岂非君子居安虑危之道乎？今之出处，殆类是也。姑取斯言，名子之居。子居之，以无忘四郊之多垒，而以道自安，当危之中所安者存，斯与圣人所谓『君子居无求，安者合矣。』庶几无所往而不得其安也。”南金作而曰“子之言是矣。取南华鷦鷯之喻，以一枝为安而忘吾先庐之乔木者，人之情也。今子复以圣人之言励予，予益不敢以一枝自安，以忘其身之惰者，此天下之言也。敢不服膺。”

遂书以揭诸室中云。

### ○仙鹤观记

凡可以请命上帝以致下土之情者，惟国家有圜丘明禋之礼，至于方伯、连率，则祷于山川而已，况其下者乎？有虞氏绝地天通，后世欲交于鬼神，且弗可得。又岂能导其心于高遠哉！以是求之于人，惟黄冠师为能，然其道盖出于黄帝老子也。故歷代，自京师至于郡邑山林之间，皆设老子之宫，以栖其徒，讲其道。若官守之不可阙者。凡祲祥孽厉，有關於国与民，必于是乎祈禳禴祭焉。盖其行纯，其心一，斯得以通于神明也。

松江府治以南二百步有观曰“仙鹤”，为一郡道家之总会。其始建岁月盖不可考。迹其可知者：宋绍兴年间，处州天真观道士叶大直，来为之主，始克充广之。叶有道行，善役鬼神，尝奏章与蜀某道士，胥会天阙事，闻于朝邦，人为之兴起。干道间进士陈箎、朱飞卿、郑灏、通判李杓等实归其资，叶乃朴斲梓材于其乡，浮之瀛海，以至为寥阳殿于中，前设三门，旁立两庑，翼以经钟二楼，后建昊天寶阁。又后为主者之居，学者讲习栖息之所。以至庖藏湏溷，一一完美。请于朝赐东晋废观旧额，始以仙鹤称。仍给省符，定为甲乙，传歷年二百余，其徒继志如一日。

国朝以来，继嗣失守。泰定间，有攘为十方，若传舍视之者，观至是大壞。至正四年，掌教天师择于方士“道行纯一，置事公勤”者，得赤城吴大亨，使居之。让者再，教檄屡下，乃始承命。惟吴之诚，夙有通于鬼神，水旱疾疫，有祷辄验，尤善祓致魂爽，得其教中所谓济生度死。法者每盛服事帝，必有鸾鹤翔舞而至，益能感于人心。既事惕然，以昔人成立之难，今而废坠之久，思有以兴复之。自是凡衣食、自奉之具，一不以干其恒产所得，施予财币，又以资匠石圻饁之费，邦人复相与兴起，巨细各输其力，若昔之赞于叶者然。乃益其旧址，崇其檐楹，彻朽腐而易以坚完，去故陋而即诸爽垲。不数年，殿阁、门庑、二楼、翼室，旧所有者，一皆就新。视昔（益）加高广壮丽。增置雷霆之殿，将卫之居，逮祖师、施主而下，皆列栖两庑天人之象。金碧焕耀，端俨雍穆，君臣礼仪，各适其序，凛乎有生气也。落成之明年，芝草生殿楹间，人益嘉其诚慎所致。月旦，望郡道士与守臣吏民咸集庭下，朝拜尽礼

，祈天永命。吴复虑十方不克安于久遠，仍请命掌教二所，闻于有司，复甲乙，故，事期无负前人初志，戒其徒。项天裕来求文。记颠末。

予谓黄帝老子之道，载诸阴符道德等书。其言盖可用于于世，故汉用黄老之学者累代，而天下以安，非徒祈禳禴祭之为也。今是观为斯郡之甲，籍为都道场。又得有道之士以居之，其有裨于国与民者，将垂于无穷矣。遂不辞而为之记。观旧有田若干顷，自宋至今，官特蠲其赋役，尊道教也。

### ○本一善应院记

佛法入中国，歷汉、六朝、隋唐、五代、宋，以至有元，千有余年，久而益盛。塔庙殆遍天下。松江当三吴之东，为濒海下郡，招提兰若附郭者，至二十余区。作始于数十年间者，实居其半，亦可谓盛矣。本一在城西北隅。其初为真浮道院，宋干道中，邦人沈氏所建也。岁久且荡析。至元间，主者月麓子赵公汝昌，始克起废，自殿堂而外，为屋二十楹有奇。既乃请命帝师，更以为佛宇而已。祝髮为浮屠以居之，定为甲乙，派以“本一”，易“真净”名，盖有见于佛老之道，其出其归，有不二者焉尔。

延佑初，昌示寂，其徒存礼，继领是事，慨然负廓充之志。会里有禅居曰“善应”，主僧滋果，教行一方，于是倾身延致，推使主席而以己次之，若昆弟然。果亦率其弟子净开，以师事礼，时至正癸未也。遠近禅衲，闻礼之能让贤，果之有道行，皆接踵。以至郡士大夫，亦喜与往还，问道之屨，常满户外。所居不能容，乃悉撤其旧而经营之。中为大雄殿。东序西向，为大士殿。前设山门。后为法堂。西序东向，禅栖。稍北为玄武祠，示不忘真净所自也。又后为方丈室、肃客之寮、香积之舍。以至祖祠、储藏、井湑，咸称位置。邦人皆乐资之不懈，凡越三年而功既。高深宏敞，视昔有径庭矣。且以善应益其名，未几，果与礼相继观化，开乃率职竣事，其徒善誉、善实，又终始竭力，以底于成。仍疏其事，请记于予。予尝闻，浮屠人以师弟子为叙，非若世之父兄子弟，出于同气者，其相与授而演迤之，盖一本于义耳。今观昌之创业于前，礼又能致果，以振其道，而开与誉实辈，皆服劳不弛。师弟子之设心，先后若出一律，顾不优于同气者，与所以恢弘祖道，导化方来者，不外是矣。宜其居之日以广，法之日以盛也。

昌，前宋宗室子，越人蚤业，儒游宦矣。既为道士，终为浮屠。尝掌书记净慈禅寺，世称三教遗逸，其人也。果，号空林，云间人，得法天目，本禅师之门，戒律甚严，乡人推之。

凡是皆宜书，且为之颂曰：

我观佛法心，本一无有二。一切世间法，皆从自心生。不为外物间，万法即归一。是故此兰若，昔为真净居。昌能会三教，了性命宗旨。始建立刹幢

，以淑于后人。乃获滋果师，善应出世法。说法及修造，廓充大乘境。台殿诸宫室，诸佛菩萨像。旛幢大寶蓋，鍾鼓鯨鱼音。香花供具等，种种无不备。远近修学人，闻风自倾向。因敬生解悟，悉明诸佛心。于一弹指顷，各证三摩地。如是二师力，虽寂而常应。洞彻十方界，歷劫无穷尽。

### ○玄元道院记

老者之徒清逸先生，吴公先君子之友人也。自亨贞为穉子时识之，今垂八袞矣。道行深遠，有古高士风度，治鬼神，制风雨旱涝疾，殄如影响。其所居曰“玄元院”，当华亭县南城下。一日造焉。忽引至前庑，指楹间，有碑石偃仆在地，曰“是予师仁寿先生陈公所琢也。尝欲识是院事，不果而逝，今予将丐子一文，刻之以成先志。”予以先生父友，不能辞。既又命其弟子项君，具颠末来请，益虔。按，院始自宋咸淳间，县诸寓公鸠财为之，中像玄武帝君。延致仁寿主祠事。岁时率郡士，披阅道书，以祝厘介福焉。此院所由始也。人因其地称曰“南城道院”。前至元间，仁寿告老，其徒兰隱先生陈公嗣居之。始克买洪氏地于后，以广其址。至大间，兰隱没而清逸又嗣之。室屋，岁久且壞，乃悉力缮治。凡木植朽蠹者、瓦砖破缺者、像设剥落者，皆撤而新。之后，至元间，始命“玄元”名。又建祠宇于后，奉其师而祀焉。未几，清逸迁主仙鹤观事，乃俾项君职是，复逾十稔矣。院旧无恒产，今有土田若干畝。悉仁寿以来积累而致者。自前至元，逮今，凡所修为充廓与师弟子交承之事，易以今古，皆请于嗣汉天师，然后行之，而有司亦间与有力焉，故先后被教檄者，六。受公文者再咸戒以师弟子相次，为甲乙，传勿替。乃事，此院所由总也。今，清逸，又以着之金石，使来者知为前人勤苦所得，上以奉公承先，下以修真述道，其志蓋仁矣哉！

予闻道家以玄元始，三气为祖，玄者先天而无极也。元者后天而太极也。始者五行具而万物化生也。今是院之成，于初拓，于中，将以衍于后，其有得于斯道者，名实固相符矣。此院所由久也。清逸名大亨，号闲云，仁寿名道然，号省翁，于清逸为祖也。兰隱名德，元师也。项君名天裕，号碧泉弟子也。其下徒孙曰“林德玄”。是为记。以复于先生。先生曰“唯”。

### ○依綠堂记

余之旧馆人，唐君子益，家于三江，南距晋二陆故居、九峯之阴二十里。山明水秀，原隰衍沃，茂树长林，蓊然深密者，弥望不絕。君有地十余畝，悉树以名木，引三江之流，以为陂池，舁九峯之石，以为岩阜。桐梓繁荫，松栢后凋；竒花丰草，叅错映带。为堂于其间。日以奉父母，娱亲戚宾友为乐。凡登其堂，则綠阴满坐，清气袭人，心神萧爽，世虑俱释，蓋三十年于兹矣。子益既歿，其二子景熙、景道，复增治之，封培灌溉，构葺洒埽，有加于昔。凡

先世居是堂，日用常行之事，一不敢废，以故四方宾客，至者忘归。又即其中，以从事读书问学，乃取杜老诗中之语，名之曰“依绿”而求予文，以为记。三数请而益勤予。

惟天地之气，流行四时，发于春而盛于夏，生物之功有不息者焉。自其显者而观之，则草木为至矣。今夫仲夏之月时，雨初收。深山大谷，平冈旷野，苍翠沉郁之色，侵肌夺目，衣服器玩，皆若可染。及其秋深日，斜通渠曲，沼绀碧澄，莹锦树屏，列倒影上下，熙然如阳春之妍。此皆造化自然之理，而斯堂之所致者，夫岂少哉？人之生也，寓形气化之中，以为饮食起居之适，犹鱼之在水。微气化，则人将不几于鱼之涸者乎？

今二子之居斯堂也。即其气化之盛者，而依之以追弘其先志，养生以治性，力学而立身，惴惴焉，不忘风霜之有摇落。其所涵育成就者，恒有进而忘止，岂非依绿之所得与。虽然杜老之所谓“依者，水也”，三江之流，不舍昼夜，凡环是堂下者，皆有余浸也。子日俯而临之于，以求圣人观水之术，苟有得焉。则所依绿者，殆不足语矣。以二子尝从予游，故不辞而以勉之。他日来游于是者，不以其境而以其人，始知予言之有征也。

### ○对菊亭记

曹氏，云间，故家也。上世多文物、慕古人诗酒游览之事，故其所居，皆有园池花木之胜，至今子孙，虽时殊事异，犹以此相尚。岁时，率亲友相与娱乐，追思兰亭竹林之清，东山习池之放，以自异于流俗者，习以为常也。

其诸孙曰克成，能涉猎经史，恬退不事进取，惟以畊桑自给，业既不竞，常怡然自得，无慕羨不足之色，盖其所守，亦有过人者矣。其居之东，小园数畝，花木池沼，前人手泽，犹有存者。中有亭一间，乃上世遗物，始作岁月已不可考。自泰定甲子，其大父居竹翁，徙建于此。厥后二十六年，为至正己丑，克成复加缮治，充广其檐楹，补修其牖户，内外皆饰以白垩，浚流泉，垒奇石，畦以菊数百本，径其中以供览。亭旧无名，始命之曰“对菊”。于是诗酒游览之事，日益不废。又十有四年，为至正壬寅，始来求记于余，以垂后劝。

予知克成之寓意于菊者，有在也。渊明当晋宋风尘之际，澹然不徇时好，退而徘徊晚节，与黄花同傲霜露，其中所存，人莫之见也。至于千载而下，心领意会者，复几何人哉？吁人生，孰能百年富贵！贫贱智愚、贤不肖，皆命之于天矣。营营焉，求其所欲而不得，老死而后止者，人之常情也。苟能素其位而不愿乎其外，则将无往而不得其乐。凡世之荣辱、美恶皆不能间之矣。克成有焉。由是而果能进，进不已也。则又游于物之外矣。

### ○嘉秀轩记

《禹贡扬州之域》曰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厥草惟夭。厥木惟乔。”盖三江导震泽之水，东入于海。江之南北，壤地数百里，至今土肥而木茂，民生敦庞，而富庶。地志所载，读书宦达者，历代皆有人焉。余行江上，每见人物，问其姓字，往往得前代闻人之子孙。访其流风遗俗，未尝不感慨太息也。

始余识杜生嗣荣，今十年矣。杜氏世居吴淞，宗族蕃衍，生今年几三十，能世其业，家于江之南，横泖水上，即其居之东偏，筑室于穹林乔木间，为茅檐土壁，无刻桷甍治之丽，前列场圃，后瞰清流，四荣之外，环以幽花美竹、檐宇高明、窗户潇洒，蔼然如在深山绝壑，而四时之生意，有循环无穷，顾接不暇者焉。暇日过之，燕坐谈笑，意趣甚适。予固已喜其不羣乎流俗也。生求予名其室。予曰“是宜名嘉秀”，以志夫“草木之向荣，居处之有托”也。生甚喜曰“是室之在林下，人皆知其因草木以胜。今得是名，恍若出色而倍价矣。”予因进之曰“尔知草木之嘉秀，可以相尔之室也。而未知人之能致其嘉秀者，可以大尔之家也。古人之于草木，岂徒植哉？以志远大者，盖有之矣。若窦氏之桂、王氏之槐、谢氏之所谓芝兰玉树者，不一而已也。盍亦以是而求之，无以予言为夸而自弃也。”生乃作而谢不敏。

### ○松竹林记

松竹之为林，高山平野，在在莫不有之，而此乃欲为之记者，何哉？以曹炳幼文筑室，读书其下故也。

自古读书者，不择地，而朝夕可以用其力。今此乃特取于松竹之间者，又何哉？尝疑而问焉。盖有慕于昌黎韩子之言故也。夫松竹之为物，高标劲节，偃蹇绝特，处暄凜而不为变易，凌霜雪而不为屈挠，苍古之色，毅然无穷，不与众卉之纷红骇绿者，朝荣而夕悴，可谓草木之有恒者矣。以之而固予之志，励予之益，庶有益乎？此众人所可知也。

然，予于是则有见焉。幼文之大父贞素翁，尝为堂曰“求志亭”，曰“遂生皆环以修篁乔木，而读书乐道其中。”卒以行称乡闾，名闻朝野。其先人都博君，修藏于家庭间，有斋在林下曰“古节”。后又能以事业显，皆种学绩文，相继不绝。又得牟赵虞黄诸公，先后所为文辞，以记铭之，至今在人耳目。屋室简编，赖以久远。今幼文复能追前武，不废箕裘，其所由来，盖有自矣。此岂众人尽知之哉？自幼文之先世，平日所以为淑，后计者罔有不至此，特其一事耳。幼文之所以树松竹为书室者，亦其继述之一事也。又尝见之云间之地矣，九山之间有曰“读书堂”者，晋二陆之故居也。亭林之阳有曰“读书堆”者，陈野王之遗址也。是邦之望，古今所称，惟陆与顾。千载而下，尚能指顾其处、而嗟叹之、不遂泯灭者，岂非以其读书有道，而贤之。与今曹氏所居与之密迩三世，相传循习不坠，将不得与前修追逐，而流芳后世哉？

室既成，松竹日茂，幼文属予为之记。予亦与其有是善而宜书也。后之来者，复能有感而兴起焉。则予之言得列于牟赵虞黄之后，相与同为不朽，此又不可得而知也。

## 卷二

### ◆序

#### ○送族兄安仲还乡序

世之宗族，以服尽亲尽而途人者，久矣。此老苏氏族谱所由作也。吾宗自东晋居睦，逮唐贞观中，神祖孚惠王以勲德庙食，由是聚族广懋，世次昭著，率世世可考。唐末，乃渐分派散处，各自为族，及今十七八世，积年四百余矣。子孙不逮数千里，一见而昭穆不紊，不以服尽亲尽而途人者，繄神祖是赖。其尤相昵者，惟谏村、洒后、汪村为然。三族始祖以兄弟为近，久而子孙益能不自疎外。岁祀西山庙，必三族合享，率数十百人，所以尊祖睦族，而益久之也。陵谷屡迁，衣冠气泽，日以微泯。所幸未泯者，此尔。

至元中，先大父处州君，以弗克终仕于宋，晦迹华亭别业。先子遂生华亭，至德间，大父丧归故里，先子弗克举家去，至今为华亭人，间有宗族来者，见之惟恐不亟亲，爱之恒患不至。自以不得见三族合享之盛，此心未尝不介然也。

至正二年冬，洒后兄安仲君来佐松江府幕，一见而昭穆定亲，爱着始而问劳，渠渠中而情文于于，终而感叹凋落，同然而歔歔，兄距洒后始祖为十五世，予距谏村始祖亦十五世。不以服尽亲尽为解，友于之情若出同气。吾宗固自有家法哉！兄弱冠，从事江东列郡，又再入县幕，所至皆有能声。今复佐幕兹郡，郡簿书必由佐始。凡见诸行事，一皆处以忠厚，多得其情，郡长官信从惟至。予固自庆宗族犹有人也。嗟乎，吾宗冠盖相望久矣。时殊事异，鞠为涂泥，能弹冠自奋者，复几何人。兄一出而宗党出色，先世气泽不遂微泯，可谓求什一于千百矣。顾予生长异乡，衣食于奔走，不得与宗族共处，每南睇松楸，无宁穷己在。庄周谓“去国见似人而喜，”况吾兄哉？今年春，兄以秩满，白郡长“去归乡里”。由是退，自悲“向吾先子之介然者，既不得释今之合，而离者，又乌可已于言耶？”因兄之行，叙夙昔之所感，以识别，又不徒私于兄而已也。

#### ○送画者尹楚皋序

江汉以南，古为楚地，罗浮衡岳，洞庭云梦，潇湘庐阜，世号奇伟秀绝者，咸萃焉。夫楚在三代盛时，殷武之诗，尝抑其强大；春秋书法，不使与中国齿，良有以也。至入秦而国除，更两汉六朝，唐宋之化，而人物乃盛。郡邑之

名，亦随时以易。数千百年而下，幽人胜士犹不忘其初名，至今形之文词，取以名其居，名其人，名其物者，往往有之。当时列国，若齐鲁晋郑宋卫，皆不与焉。吾尝意其有取于山川之胜，人物之盛，而舍诗人春秋之所陋也。惟山川之乐，虽王公贵人，有终身慕羡不得，一至其处者而遁世放旷之士，乃居处游，历其间得以为啸歌术业之资，以娱其生。较之，孰得而孰失也。

覃懷尹安卿，非楚产也，而能慕骚人风度，始援笔写兰蕙，即有成趣。既又历览江汉胜，槩萃其所，尤以为图画，志可尚也。缙绅之士，嘉其能为诗文，以勗之，有曰“是宜号楚皋，则为无负所学。”及观其画，皆潇洒纵逸可喜。于是益信其于山川奇伟秀绝者，果有得也。今复将远游，以穷夫平日所未至，而广其学，则斯名岂徒假哉？遂为之歌曰：

楚之山川兮，几千万里。周流而历览兮，惟适所止。思古之人兮，弗可致。聊延伫于涧谷之间兮，抚遗踪而兴起。揽荃兰兮，萧艾深。援余毫兮，殆将求其苦心。道里绵邈兮，曷从执珪而越吟。悠哉、悠哉、岁将晏兮，其可以穷幽寻。

#### ○进士吴善卿赴黟县教谕醴廪序

江浙省取备榜进士，今岁得吴君善卿。士论相庆，以为得人。善卿，甘肃人，而假馆松江，遂以与荐焉。右榜之士，每举登于江浙者，松江恒多于他郡，而善卿独得称善众论者，何哉？岂非以其尝实力于问学，无待于假人，非以幸而致者也。善卿平日好学而谦识者，莫不以科举许之，今之举或以其不可得在正榜为憾。士论曰“不然，文自己出，虽备榜亦荣也。”岂天将以是为他日正榜之权舆乎？榜出未兼旬，省檄调徽之黟县文学，与善卿争名者曰“黟，陋邑也。若冷官，其何以堪之。”士论曰“仕而优则学，岂天其或者以此小试善卿之才，而玉成之是，邑独不可施教耶？”虽然，善卿，贫士也。孟子曰“仕非为贫而有时乎为贫。”今善卿为百里师，得行其道，志不为贫也。母老矣。居无积仓，行无裹粮，虽无离忧，其志不乐于其行也。刘君用章为之请，且谓予书之。凡善卿平日常所来往与是邦富而好礼者，必能为善卿谋之，上以赞有司之得真才，下以为力学者劝，固无俟乎？！喋喋也。

#### ○潘炼师松庵序

老子之道以清静无为为宗，凿凿五千言，所以垂世立教者，至矣。当时，虽孔子之圣，犹叹其犹龙也。后世宗其学而得其道者，凡几千百人。其徒叙为列仙、集仙等传，以与太史氏书相久远，岂欺世哉？又其后，“饮刀圭，炼形气”之说行，则谓老氏之学，惟长生久视之趣是，岂知老子者哉？盖凡得其道者谓“止于无为”，然而未始无为也；谓“入于虚无”，然而未始虚无也。

惟周流六虚，出入古始，将无所往而非道，与天地万古相为终始，虽鬼神

造化不可端倪矣。岂徒长生久视之为哉？故自老子以下，五祖七真之绪，相传为尤着。其学盛于北方，久矣。国朝混一区宇，特设全真掌教宗师，以领袖之，而天下学者无问其源所自出，靡不以“得承七真先绪，逮事当今宗师”为足也。

维扬潘炼师仲华，自幼为仪真瞿老师之门人，掌教大宗师。完颜公嘉其能循道诚，翛翛然，有古高士风度。期可与入老子之道。号之曰“通真明义静德大师玄中子”，且命主领“益都路峰阳山碧云宫”香火，仍给金缘紫服。仲华曰“是未足以尽吾学道之事。”于是退归维扬，结庐燕坐，以修其道，且以休其徒，众而讲习焉。命曰“碧云庵”，示不忘峰阳之命。还以青松万本，复自号“松庵”，以喻岁寒后（不）凋志，学之久而弥坚也。予闻炼师弃千金之家而忘其故习，不蕲仕进而甘于恬漠，非真有见乎？老氏大意弗若是也。顾三千之行，有以备于身，其与向之五祖七真，游于无何有之乡，则兹松之植，拱把而合抱，青青者，无穷期。又将不得与真游同一不朽与！

#### ○送傅明学序

往年，邵武太守汪公国良，与江东傅氏，为通家好。尝闻其言傅氏家世之盛，与初庵先生数（教？）学之善，固敬诸胸中矣。而傅氏之选于乡，擢于朝者，累举，皆不乏人，益知其族之蕃衍有自来矣。至正壬午子初，叅军登第，奉常得其文而诵之，邃然渊深，浑然端厚，有德士也。又六年，叅军以浙闈较文，来游云间，始得相识，以奉周旋。

其从子，明学，实从之来。明学，甫弱冠，气质冲融，言貌两资，傅氏佳子弟也。既久，见其在伯父旁，油油翼翼，祇服厥事。暇则，沈潜诵读，日益而月广，恬进而勇退。观其文，则锵然成章，能世其家学者也。退自吁，予与明学，皆宋旧家出也。予自弱冠以徭役旱涝，世故相屈，抑堂播之，弗绩弓冶之俱，弃浮湛里闾，所幸气节不遂以泯，今年既四十，视明学之所为，能不愧，且悔悔，且莫及矣。

叅军于稠人中，知遇最厚。明学以前辈相尚，予益不敢以少予岁视之也。而邵武公又予外姻之长，则予与傅氏之契其所由来远矣。今叅军公上广信有日，明学复侍以往，于其别，执手谓之曰“明学，行且进，于学振而家声矣，抑能遵而伯父之教矣，予复何言？虽然世之人，方惟功利声势是尚，吾党当追念故习，即仁义以自异，无俾流俗能移，则庶乎可远大矣。”

#### ○送张令尹序

华亭为百里之县，东与南皆濒于海，厥田下下而厥赋上上，在吴越为壮县，都保广袤，不踰中原之中县。然四境无不食之地，设官不过宰丞、簿尉，洎学校、仓庾、盐税之职而已。以故奉上字下者，咸得充裕焉。国朝升江南军州

为路，壮邑为州，好事者乃增益华亭户口粮税之数而上之，于是分其东半置上海县，复设松江府，以总会之地。削于下官，迫于上百里之宰，不得专制而尽其才，今乃共坐一署上。又设长，以兼领其事。丞簿尉，无分职，复得以叅裁可否，专制之令益不行矣。然民心所仰，仍属于宰，而同寮不与焉。是知古法固入人深也。欲直行己志，不为同寮摇夺者，惟不贪而明，明而能干者，为然数十年间，明而干者固不为无人，咸溺于贪而志卒不得逞，亦其理宜也。

邢台张侯来宰是邑，三考之内，终始如一廉干，且明闻于朝野。奉上字下，惟尽吾才。赋役之不等者均之；文教之失宣者振之；豪奢之族、蔑敢干以货贿强梗之徒，无所逃于縲绁。民苏而吏逸，盗弭而讼平，冤者以伸，而戾者以惧。虽郡官之命，弗直不受，乃心所安，一视斯民为命也。直行己志，同僚不得以摇夺者，于侯斯见之矣。故凡侯之善政，载诸册书，纪诸碑碣，形之咏调，传之朝野者，皆历历在人耳目，非倒指立谈可尽。一旦秩满，告去，自郡官至于庶人，罔不嗟叹扼腕，惜其不可留矣。吾既慨寥寥数十年间，贤宰不多得。廉干且明者，侯独专美之矣。又惧继是以来者，尚能若侯之，如是，以惠斯民乎？！故书以识别。

#### ○赠浮屠如月序

学佛之徒，无农商工贾，奔趋负荷，力役重任；惟日端坐，事斋戒持律，讲读其书，然其为道难成，有不可容力者。故必虚其心，使不为毫发世虑污染，历久不异，则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表里翛然，无所附丽，然后此心湛然虚明，洞瞩万类。凡世人智力所不能穷极之事，无适而不达。其为道，信乎难成矣。又必守于久远，使恒明而不昧。斯仅可以言佛之徒也。

云间九山有僧曰“庆”，名其徒曰“如月”，盖取诸此义“月介其乡之老”。人求予言以自广。予因告之曰“天地之间，恒明而不昧者，莫若日月。人身之中恒明而不昧者，有明德焉。故经曰『在明明德』。使不为物欲所蔽，则其本体之明者，皎然长存，而洞瞩事理，无适非道，譬之日月之光，无时不然，不斲照物而物皆莫逃其明矣。”此圣贤为学之极功，与学佛者之宗旨若不异也。月能勉之于斯，当有得焉。虽然吾尝闻，得佛之道者，心性虚灵，历浩劫而不昧，天地日月有坏，而此性常在。窃常疑之而未信，如其果然，则夫“如月”之取喻，又不足以尽之矣。

#### ○送张孟肤移居吴门序

世道之治乱，相仍久矣。夷考古昔，盖乱之日恒多，而治之日少。士君子不幸身亲乱世，虽有道德文学可以大过人者，亦将无以保任其父母妻子于斯时也。文王、孔子，圣人也。拘于羑、畏于匡，此岂不德而致之耶？秦汉以降，至唐天寶——至德间，惟杜子美奔走乱离。自幼至老，与其身相为终始。奇

穷流落之态，可谓至矣。然抱其胸中之道德文学，以自异于世，终不为造次颠沛所移也。若然者，代皆有之，岂独子美为哉？后世言身亲乱离者，必首称子美，盖以其能着之声诗而可见耳。子美之言一事一物，靡不形于咏歌，以与其身相为终始，道德文学因而传焉。后世称之曰“诗史”。卒无异词。比自十余年来，兵戈之迹遍满山野。江淮吴楚之民，靡遑宁处。

友人张君孟肤，世家江阴，屡婴患难，转徙周流，避地邻里，无宁岁矣。至正己亥秋，奉父母携妻子来三江南，僦编氓之室以居。视孟肤，奔走兵尘，故园风物，衣冠图史，与凡所以奉亲养志之具，皆荡为劫灰、荆棘之墟矣。宜若可忧也。而孟肤日经营之，以奉高堂菽水之欢，以字闺房彩衣之乐，欣欣然，能忘其忧，惟从事翰墨文雅，扁舟往来吴松幽胜之地，乐交游大人君子之门，长篇短什，靡日无之，未始有羁旅容色。嘻！此岂非胸中有所抱负而然耶？今将卜居吴门市中，以为诸侯宾客。于行也，朋游咸赋诗载酒，以饯之。予以谓孟肤之志，气槩可见矣。孟肤之孝弟学问，不言而喻矣。所幸者孟肤之齿未也。他日，四海晏然，富贵而归乡里，当以平生履歷，着之诗篇，与此身相为终始，追子美之高风遗躅，以为今代之诗史云。

### ○送全真懒云子序

学老子之道者，必年富力强，血气充盛，加以存养之功，则其神易完守，易固，而心之所操者一，其为道易成也。故昔欧阳公尝问道于石唐隐者，隐者曰“公之屋舍已坏，难复语此。”由是知血气既衰，斯不可以有为矣。惟其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，身之屋舍有坏，固不可以语道。至于寄其身之屋舍，益不可以不完也。否则风雨霜露，必摧吾体肤，伐吾筋骨，将窜避之不暇。又岂能佚吾四肢百骸，以固吾精神血气而操存其心耶？故老氏尝谓“身为丹基”，盖谓是也。

嘉禾懒云子懷君仲彬，师事老氏而习其道。兵火之余，屋室荡尽，浮游毕县，寄身故旧而能不废其学，日夕思念，遑遑焉，惟恐业之不精。岁之不我与，而此身之屋舍，亦随以坏也。今将归故里，卜筑于双湖，上为苟简之室，以事老子，而栖其所谓身之屋舍者，其志盖可尚矣。暇日过予，自言其道之难成，而事之不易集如此。予谓“世之知爱其四体，为之宫室以藩蔽之者，人莫不然也。至于，固其精神血气而存养之、求其放心而操存之，非学道之士弗能也。而老氏之徒乃能若是，岂不可尚也哉？”苟有力者，能为。懒云，栖息其身，使不为风雨霜露是惧。神完气充，以全其存养之功。他日得为庄周列御寇之徒，与闻乎老子之道，顾不拜诸贤之惠与？

### ○题钱素庵所藏《曹云翁手书〈龙眠述古图序文〉》

道在天地间，惟文乃能载之。苟无文，则道将不能以言传。虽传，亦不能

久遠。古先圣贤所贵乎文字者，以其为载道之器也。自三坟五典，群经众史，诸子丛集以降，而为法书墨迹，片言只字，莫非载道者，故歷代寶之，久则愈贵，以见今之不及于古焉。

贞素翁为乡里典刑，学术优。贍经史百家，罔不造詣。家所蓄书，数千百卷；法书墨迹，数十百卷。非徒藏也。日展诵之，所得者，深广也。翁生太平时，年几九袞，以考，终不可复得矣。晚年目明，手书细字，精致可怜。此卷蓋为素庵先生书“宋福唐郑先生所为龙眠述古图叙文”也。追思翁，康强时，幅巾野褐，扶短筇竹，招邀文人胜士，终逍遥于嘉花美木，清泉翠石间，论文赋诗，挥麈谈玄，援琴雅歌，觞咏无算，风流文采，不减古人。其有得于文字间者，未易臆计也。暇日屡从翁游，得所书诗文、小简，凡数十纸，至今寶藏。时出而观以，求翁于髣髴。未尝不致私慕之戚乃已。

今观先生所藏而敬爱，若是保全于兵火者。又若是，其赏识良可尚也。以谓书之在人间，恒得如翁之善藏，则书为不徒辱矣。若翁之能造詣理趣，卒为乡里典刑，则翁为不徒藏矣。先生复能寶，翁遗墨将垂久遠，则翁之高风雅度与宋诸贤，同为不朽矣。吁使翁平生所藏之书、所书之迹，尽得如先生者而付托焉，岂非翁之愿也。又岂非书之幸也。郑子产有言曰“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。”愚亦曰“非无书之患而无赏识力学之难也。”先生求文识卷后，故书以复命焉。

#### ◆说

##### ○李轰字说

天地间声之大者，莫若雷霆。凡状雷霆之声者曰『轰』，而他物不与焉。字书谓『轰』为羣车之声。若然，则车声蓋与雷霆等矣。圣人制器车之体用至备，圆其蓋以象天方，其輿以象地，两其轮以象日月。任载运行，俯仰周折，具尽物理。斯圣人所服用也。以车声而侔雷霆『轰』字。又专为车声而作，雷霆反借义焉。则车之时，义大矣哉！会稽李生取以为名，岂苟然耶？乃若得之父兄师友，则人之情也。果何异与，今乃得之梦，是得之于神也。得之神，是得之于天也。贞居张炼师以“起之”字之，不亦宜乎？予今年始识起之“质而不野、和而不流”。询其家世，又观贞居所为文，因以得其为人起之未老也。笃志而力行，以自树立其身时，至事起足以有为，岂知其声名不彰彰然于天地间耶？以能不负其先世之泽，与神告之休征，庶斯名之无忝也。

### 卷三

#### ◆行状

##### ○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汪公行状

曾祖：鏞。宋翰林太医，皇赠中奉大夫、湖南道宣慰使护军，追封平阳郡侯。妣赵氏，平阳郡夫人。

祖：吉。皇任登仕郎、建德路寿昌县尹、赠资善大夫、太医院使、上护军，追封平阳郡公。妣徐氏，平阳郡夫人。

父：斌。皇任昭文馆大学士、资善大夫太、医院使、赠荣禄大夫、司徒柱国，追封徽国公。妣陆氏，徽国夫人。

公讳从善，字国良，姓汪氏。五季时，有自歙之黄墩徙婺源还珠者，子孙家焉。为江左着姓。宋建炎绍兴间翰林学士，藻名显一时，故歙之汪，至今蕃衍。宋末分派，来杭之新城，世以医官入仕，至徽国公斌，始刻意习举子业。学射御法，慨然以功业自许。宋亡，乃复从医术。国朝充江南行省署为官医。至元廿三年，世祖皇帝征天下贤才御史，以徽国应诏。召见，奏对，称旨，切脉奇中，用药立效，即日拜太医院官，出入四朝，多献进治道及民间得失。凡医家所谓五运六气，与政事岁相符合者，无不备陈，故虽以医进而默能裨益政治。累迁至昭文馆大学士、太医院使，实生公焉。

公生而秀颖，不与凡子类，十余岁时，见其父出入宫阙，一日请得观上居处，徽国弗许。十三岁始命公奉芍药芽及香药一器入见便殿，世祖皇帝使免冠而相之，点首许可，以手抚公额，顾徽国曰“卿有子矣。使学文术，后当远大。”徽国顿首谢，故公舍家学而业儒，世祖命也。授《尚书》于三山益斋，周先生，某之门长师；天台山斋，柯先生，谦益，通经史百家。时科举法未行，弗得以儒进。大德元年，宰执托音纳公、李公邦，宁穆尔、奇公等以公入见行宫。成宗皇帝有旨命，公入舒库尔齐班，尚冠服。由是日，在上左右，夙夜执事，无缺失者。

公聪敏绝人，凡省台卿监奏事，无不毕记。奏已上，或有所可否，欲更张之，问公“某日某臣奏某事。其辞云何”，公对如奏，语无所遗误。故上虽顷刻，必使公侍。

公膂力善骑射，上每田猎及巡幸，上都必命公亲从，上时涉历险阻，或风雪陵轹，马颠逸不调，公必力捍卫，使无虞。上尝搜柳林，经再宿未返。议明日复猎，公因谏曰“夫猎禽兽，为荐宗庙也。今所获已倍常数，且春搜弗取牝孕，先王所以重生育也。臣请车驾还宫。”上即命检阅所获多寡。有司奏数过多。上因命公宣旨罢猎。

大德六年，由近侍进秩奉训大夫典瑞监丞，虽拜官供职，犹朝夕在上左右，如近侍。时乘间奏曰“臣向近侍，得朝夕奉宸御。今既受职，则有司存臣，岂不知陛下眷顾之隆，犹恐官谤之速也。”弗听。大德十一年，上不怿诏征御宝入内，未几上崩，储贰未立。武宗皇帝时，总戎朔方仁宗皇帝，以太弟先

入居东宫。太后垂帘，宗室未附。公语诸同寅曰“今大行未即山陵，嗣君未至。御宝，国之神器，不宜久留中宫。万一盗贼窃发，若社稷何。”众议论不决。公曰“今此莫若先奉玺东宫，以俟即位。”是夜，公及同僚五人舁宝，至东宫门，仁宗曰“卿等忠孝，使我有此神器者，谁其始之。”众应曰“汪从善实始谋之。”仁宗曰“天实福我神器，卿等社稷臣也。”皇帝旦夕即位，当加德赏矣。武宗入正大统，即位之日下诏天下。公抱玺立上侧，大监奇哩克台用玺弗称。仁宗顾公使用玺。公从容搢笏，持金盘调朱，用玺如法，上与仁宗皆大悦，一时咸称男子。至大二年，以恩赏赐四品服，升中顺大夫、宣德府知府，兼管本州岛诸军粤鲁。会徽国疾，公以侍亲辞，寻有旨改典瑞监为典瑞院。宰臣奏除新院官名。上曰“曩。朕即位时，监丞汪从善用玺甚称。可特除判官，即日迁典瑞院判官，散官如故。”盖亲擢也。会院以例革而徽国疾复不已，公又以侍亲辞不仕。上初不听，集贤学士李公邦宁、侍御史雅尔鼐公等为请，乃得旨奉养，遂闭门侍奉，药膳必亲上，日遣中使问疾，慰谕络绎，且冀徽国疾有损，而公复出仕也。徽国竟不起，至大四年十二月薨于大都之赐第，制赠从一品秩公，与母夫人护丧，归葬江南临安县服阕。

延佑元年，除龙兴路富州尹兼劝农事。二年到任。民有巨室讼宗族争财者，连引无服亲属至数十人。前尹累岁不决。公至数日，吏以案进，民亦聚诉庭下。公省案得其要，即命吏画纸作五服图，俾无服者皆不得分财，其有服者聚分如律，一州大服。民有杀人者，官久不得其情，连坐者十有七人。公悉纵之，众莫测。所向未几，杀人者果得。盖纵者感悦而物色得之也。

延佑三年，太保库春公迈珠、国公学士李公邦宁、同被旨于朵殿，俾中书征公入朝。时公在任。使者授命，公即日驰驿，至京九月，库春等以公见仁宗皇帝于白塔寺，勅中书议署公朝阙。公以母老，力请补外，以便奉养。屡请弗许。丞相哈克伞公、平章阿巴哈雅公、叅议钦察公、嘉公孝诚、一日奏事便殿，公适在上侧，因为公请，始得命外补。四年十二月特旨除松江府知府，兼劝农事，仍命提调普庆寺钱粮。六年到任，松江濱海为郡，郡统华亭、上海二县。华亭厥田下下而厥赋上上。春夏之间，水至则不受种艺。秋水则谷且不实。公始以为忧，即戒县官，筑堤防水。其年秋大熟。城西南有晋陆瑁鱼池，旧为屋其上，曰“西湖书院”，岁久不修，且坏。公即命用工，弘其前规。又设掌祠守之。七年夏大旱，苗尽槁。公亲走羣望，用币。诘朝大雨，境内皆足。岁又大熟。秩满，母夫人乐其乡莼鲈，因卜居城南，以称母意焉。

泰定元年，宰相奏公为南康郡，大修白鹿洞书院。洞自朱文公为守时，正其山园疆界。岁久，乡民寺僧，掩为已有。公亲往访问，尽得文公所刻界址字于石上及涧水中。民僧率服，疆界如初。洞有大松数百万计，无赖军士，每刍

堯焉。院莫敢与争。山长乐杞以闻，公捕樵者未责以罪，遽命斋厨饭之。食已始谕，以移牒军府治罪。众感激，乞就公受罪，公与之约法而舍之，皆拜谢去。迄今洞无樵扰。又重广文公祠宇。院既讫工，公乃大书榜曰“天下大书院”，至今过者指之曰“此吾汪使君绩也。”

天历元年冬，诏江南诸道，兵入京师宿卫时，天下太平日久，民生不识兵革，诸将沿禄，军士多失训练。公谓万户陈某曰“汝世将家，有力行伍，必齐乃士卒，无若他郡失伍也。”时陈以公文官，不省武事，即以兵法难公。幸公谢不能，则专之矣。公曰“师出以律否臧凶”，因为之条列“古今兵法及古今用兵得失。”陈逊谢不及，由是一切访公乃行。是岁，江西诸郡，兵皆无若南康用命者。江西兵多，假道南康以渡江，所至抄掠，邻境戒严。公即移牒邻郡禁止。翼日亭长以邻兵假道闻，公单骑往抚，谕责以行师失律，且曰“兵法。剽掠民财子女者斩。入境犯律者，吾直斩之，无贷。”众畏服，无敢动者。公又出官钱，命星子县官聚落星湖渔舟民舟数百艘，渡邻兵于江北，助其费粮，靡屦。用是，秋毫无犯，一郡安堵。郡造兵器，公亲为指画旧式，以教匠必如法始用，非若他郡文具。守南康，五年始得代归，民遮道挽留，父老皆太息泣下。

元统元年，拜“嘉议大夫 邵武路总管 内劝农事”。二年到郡，五府官分道录囚。民有被讎杀父者，其子丁某投状光泽县，从断遣丁，弗忍潜。杀讎以报复，自投于县，系狱且数岁矣。案成罪当大辟。公曰“人告杀父，而官弗为直。为人子者，义不共戴天，能自杀讎以报。义也。不逃其罪而归之有司，不敢废法也。杀人而从断遣，是废法不用矣。自投有司请罪，则置之极刑，是又出于法外矣。由是观之，是官废法，而此囚反不废法也。”五府官初未之信，公对如初，曰“使汪从善为郡，此囚终无死理。”上官咸悦。卒从公议。民遂得不死。于是郡狱悉听公处决，不复可否。囚始拟死罪，赖公全活者十余人。公语同僚曰“吾非苟活民命以要誉也。必也。无可死之，实则活之。若苟活，则彼尝被囚害者，岂不冤乎。宪司有狱，多命公鞫之。公按问以律，罪无枉者，闽民顽悞，公一切绳之以法。巨室骚扰乡民者数家。凡民家山园陂池、租庸子女，唯其所欲。苟有吝色，必讎之至死地，甚者一家被害。公捕其尤者一二断罪，余皆屏息。乡民吴某以负官租，为县官榜掠，赴郡诬县官受赇，公曰“自吾为是邦县官，无取赇者”。诘之辞果废。约明日逮县官对曲直，民惧宵遁。里胥有不能于县官者，教之使投牒宪司。宪曰“是必郡县相表里耳。”民因并诬公与达鲁花赤且吉公，俱取赇纵已，故一时皆受逮。公曰“吾为郡，且二年，邦人皆有以知吾心矣。今直县官而受逮，虽得罪，亦庸何伤”，遂俱诣宪。宪让以纵县官害民，取赇纵罪。公曰“县征租，县职也。民负租，民罪也

。县罪之法也。民诬其上诘之而辞废郡直也。约逮县官对曲直，不苟罪民也。曷谓纵县官害民乎？情伪已见。民惧罪以逃。又曷谓取赇纵罪。”宪不复能诘，然犹留公等不遣。既数日，会徽国夫人薨于郡署，遂丁忧离职，时至元二年十月也。明年奉丧归临安，穿徽国圻而合葬焉。终丧还居松江，以著书自晦。尝曰“吾一门受国家厚恩，未能报万一。吾早岁涉歷风霜，今年踰六十。筋力衰谢，倍于常人，虽强出仕，亦弗堪奔走。与其弗事事而尸居窃禄，是重吾过也。乃葺田庐以老焉。”闭门谢客，以家藏旧书，教其子孙。

至正元年，山浙行省宰臣以公年未及致仕，不宜早谢民事，移檄中书，起公视事。公又谢不堪。省臣卒以公名进命，未下而公病矣。公每典州郡，必首修学校以作养人材为先务，手点六经四书，教乡校子弟，使广其传。公博学而文，读书必先经史，医书次之。凡冠婚丧祭、阴阳术数、天文地理、释老之学，皆极其妙。尝见相山为墓者曰“是后子孙当得某疾。”卜日行师者曰“是日当蹶领将。”已而皆果然。晚年益究性理，叅求“周邵程朱”心法，故得见大意焉。公貌状魁梧，气宇落落，望之若中原遗老。性刚介，不务细行，常面折人过，而退无言。有为不善者。必相戒曰“是勿使吾汪使君知也。”始从徽国。在先帝时，赐予甚厚，既仕得禄，每分贍宗族，以彰君赐，无少吝色。以故晚年无储蓄，自奉菲薄，处之恬然，公先世事宋，多识前代典，故壮年出入宫掖，尤知国朝礼。又敏于言，每被顾问，奏对唯谨与公卿大夫。同僚议事必稽经史按法律。平居好客，日未旰，户外之屨满矣。客不来则不乐，谈笑亹亹，终日不倦。公有姊蚤寡，守节不可夺。公事之如母，养之终公之身焉。尝招泰州人王公，知本教授于家，歿，公为营丧葬尽礼，使诸子为服心丧。王无子，命其侄为之后，复资而室之。又嫁其孤侄女。邦人为歌诗以颂公德，至今人能言之。

公所著书有《通鉴地理志》二十卷。《地理考异》六卷。《生意斋笔錄》三十五卷。《读书记》十卷。《中朝纪闻》若干卷。《博爱堂家藏方论》若干卷，余未竟集者，又数四。公又长于书法，凡鍾王以下，靡不究。晚年书益有名，力学益不衰。

至正二年秋忽感痼疾，既又腹疾。疾革以后，事属其弟从道。八月七日丙午卒于松江里第正寢。家无长物，琴书祭器而已。

公生于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四日。春秋六十四。夫人燕山隋氏，太医院使有之女。继，吴郡蔡氏。皆先卒。子：男五人，曰谦，娶鲁郡徐氏。曰继祖，曰泰，曰晋，曰涣。女五人，曰财，适华亭夏日起。曰住。曰现。曰普。曰遵。皆在室。孙：男一人曰观寶。女一人曰观奴。经营公之丧者：弟从道、从礼、甥沈元复、故吏张俊也。从道等与诸孤谋以其年冬十一月十六日甲申，葬公于

杭州临安县凤亭乡海坞山之原。从徽国之兆，以二夫人祔焉。治命也。

呜呼！公事亲尽孝，事君尽忠，居官而官事治，在家而家事理。夫君臣相遭于明时，而能有为如此，其嘉言善行，固当有以传世也。使天假之以年，则其仁爱及物而功业在朝廷之上者，又何如哉？亨贞自童穉时，获游公之门，比弱冠而公妻以甥女，于今计廿余年矣。平日行己立身之方，得于公者为最多。公没，谦等属以行实曰“先君子平生履歷知之详者，莫若子。子其为状。”遂不辞而录其大节，以备国史采择，并求当代立言君子铭其不朽。

谨状

○ 故忠翊校尉徽杭等处推茶提举唐公行状

曾祖：元忠。妣：赵氏。

祖：信。妣：孙氏。

父：文洪。妣：沈氏。

公讳昱，字仲明。姓唐氏。世居云间之海隅乡。祖、父皆晦迹，为乡里老成人。公幼有志气，不与羣儿类。知有向上事业。不为同流合污之行。及长，能卓然树立，思有以显其亲。凡所趋向，皆勇于慕义进善。度量倜傥，表里如一。善治生理。凡祖父产业，悉充广之十倍旧制，然轻财，好予周贫赈急，奉上字下，惟视吾力，无少吝色。尤厚于宗族，敬爱无弛，礼事父母孝，待子弟严。于乡党之贤者、长者，皆推诚而亲敬之，咸得其欢心。故远近悉称其贤，谓尽亲仁善邻之道焉。

至顺元年，郡境大饥，公慨然捐廩粟二千五百石，以赈施贫民，一境赖以全活者甚众。有司具其事闻于朝，朝臣奉诏议以八品恩例赏之，授进义副尉，浙西袁部场司丞。在任四年，有余盐课，每岁报最公心，制事户不烦扰，视他场为优，上司咸称其能。元统元年，改授保义副尉江西芦潭批验所提领。到任益廉，谨称职，无废事。至元元年，以年满七秩，乞致仕。长官以公筋力未衰，曲意稽留，不听。而公意不敢违朝廷通例，恳辞切至长官，卒不能夺其志，翩然赋归，营菟裘而老焉。有司复疏其事，以请朝廷颁恩例赐“七品秩、忠翊校尉、徽杭等处推茶副提举、朱衣象笏”以荣其老。公自以平生无仕进志，一旦被国恩若是，每拳拳思尽奉公之心，以称报效。

既归故园，悉以田园家事付诸子，益延名师教诸孙以礼义。暇日则为园池植花竹以自娱，肩輿往来田野间，置酒肴召朋友，亲戚欢笑，殆无虚日，乡里荣之，有余力则营建桥道，凡若干所。平生事佛尤谨。尝亲诣四明补怛迦山，感大士现像。其于佛刹，力所创建者，若同郡淀山寺大雄殿寶塔经阁，及诸像设庑宇也。所施予者，若杭之灵隐寺，则粟百石。淀山则千石。吴之开元寺则钱二千五百缗。洪之上蓝寺，则五千缗。又尝为饮食以供万僧，其它不可以数计

者尤多也。至顺庚午，发帑财，以施饥民。为饘粥以食老弱。凡阅数月乃已。此皆出于中心推恕，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。郡邑长官闻公之贤，咸愿与之交，不以民曹视公。公亦乐与周旋不倦。自致仕归，则杜门不出矣。及今子孙五世同居，平日尝以自己少年勤苦训之，故皆能克家干蛊，以承公志也。

公生于宋景定甲子三月九日。颜貌粹然以和，老而弥健，至正癸巳，自春以来始羸瘦，不良于行，危坐终日，食饮言笑不废也。至秋则气息奄奄，渐尽弗任矣。八月十有七日，二子诸孙问起居，犹能呼其名，至夜分乃逝。寿考九十。娶临安俞氏。继淀湖邵氏。皆先公以歿。子：男四人。长，俊卿，娶上洋张氏，早歿。次，俊民，娶云间金氏。次，俊贤，娶同邑张氏。次，俊良，娶淀湖陈氏，亦早歿。女五人。适邵声甫、任宗远、何士渊、俞忠、张子才。孙：男九人。世昌、世荣、世安、世忠、世能、世才、世华、世赞、世彰。女二人。适俞国才、凌居仁。曾孙：男十有三人。女十有二人。玄孙：男二人。俊民等卜是年九月二日丙寅，奉枢火葬于寿宁庵先莹。从治命也。

呜呼！公生时能自异于众，立身起家，以光前人。报国以忠，理家以法，处族以和，居乡以慎，教子孙以礼义，老而康宁，歿乃委顺，以寿考终其身，而子孙皆能承其志不坠。其业可谓乡之善士时之全人也。襄奉日严。诸孤以行述为请庸摭其梗槩，以求当代立言君子，铭其不朽云。

谨状

○ 元故建德路淳安县儒学教谕曹公行状

公讳庆孙，字继善，姓曹氏。上世温之许峯右族，世称三王，以神明显唐宋间者，鼻祖也。八世祖讳景修。分派秀之华亭文钦里，代为文家。曾祖讳泽之，宋秉义郎户部犒赏所差监硖石酒库。祖讳应符，宋迪功郎衢州司户参军。父讳荣老，宋宣教郎。

公之系，实严陵邵氏子。本生父，宋文林郎，处州州学教授，讳桂子。处州娶司户公女曹氏而生公。公盖曹氏出也。宣教公早世秉义府君，命公后其舅氏，公虽外继，而幼养于处州公克世家，学明书经，生于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七月二十四日。初仕平江路吴县儒学教谕，再调建德路淳安县儒学教谕，皆得士论。

年甫四十，辄无仕进意，日以经史诸书陶情悦志，得古人嘉言善行，辄书之片楮，揭坐右，踰月则满壁。又彻而更之，躬自践履，至熟之乃已。公田庐不迨中人家，取给伏腊，不求赢余。惟于祭祀，必考求古礼，躬自营修，务为精洁，不以丰凶而有所过不及，诚敬严肃。众人所难，公既为人后，为继高祖之小宗，益自（阙）虔恪，以宗祧为重。上世坟营之可考者，尤加封树。先世铭表之未刻者，悉求名笔以识不朽，复着墓祭礼沿革之，以为例程，力教子弟

，训以先世遗法，俾母坠家业于魏晋书法，素所嗜学，早岁即擅书名。

未中年，屏绝声色，若物外人，筑堂曰“安雅居”。群书其间，日夕庄诵，啸歌忘倦，尝曰“吾平生无过于人者，惟守吾圣门之学，以行吾儒分内事，虽不能绍先儒道统万一，然不以世俗名利为身累，岂非陶靖节所谓『不以心为形役』，韩退之所谓『行己立身，自有法度』者，或可冀其遗意邪？”故翰林学士邓公善之、张公西岩、虞公邵庵，皆公所常考德问业。安雅堂榜，虞公书也。奎章博士柯公敬仲、国子丞陈公众仲、儒学提举杨公廉夫，皆尝为之记。

晚年，人皆以安雅先生称之。公亦喜曰“此吾平生所以自任，若未死而人以谥我也。”踵门求文者无虚月，公所为文，必造理义，尽人情，无夸诞，虚远态，不作钩戟喉舌语。一语一字必有来历，而意度皆从己出，故远近咸愿得之。其所著古诗、近体、骚辞、记序铭状、箴训杂文，曰“副墨者若干卷”。年益老而力学益不衰。晚年耳聪目明，夜书细字。又信意作小山水画幅，殊有佳趣，老而弥健，盖有所养也。尝曰“吾居华亭九峰谷水间，是邦之望，惟陆士衡兄弟为晋代文宗，今其遗迹皆不可见，能不感慨于千载之下。”暇日穷其读书，听鹤之地，遂买谷水东昆山阴，构堂于上，像二子以奠，且筑室其下。兴到即命扁舟徜徉其间。有司嘉其志，尝以闻于江浙行省焉。公于宗族间，尤善周旋，奉上字下，能竭智力。少年事处州公克，尽孝道，中年奉叔云西、居竹二翁，又能委曲承顺，事苟有不当者，则犯颜直言，必揆诸理乃已。

公平生继外氏而不以得其家赀为心，人或以为迂，劝公使求之。公曰“上世所以俾我为后者，岂不以吾本宗世有贤人，而利吾道义之泽，为扶植计哉？吾岂较是琐琐，以违上世初志。今族人所以沾丐文风向慕忠厚者，岂非处州公有大造于兹耶？”由是乡党咸则之。至若处兄弟，子侄，则导以诗书礼义，教以恭敬辑睦。岁时恒集乡族长幼于家塾，会讲经义，淑诸人者，殆不少矣。及其或以徭役为公累，公虽知其无预，亦弗违其请。至于家赀荡析，亦无几微出于言面。家无饶余，岁又辍米，以周贫族其有死者，乃身先率众，以营其丧葬，尤笃于交道。心常薄世俗以贫富为重轻，遇事必尚古人意气乃已，故江湖间清议，罔不加敬向慕，咸以得识公为足。性至好客，客至则觞咏歌笑竟日。不厌解榻留连，不忍其去，乡里间每有论议莫适处者，赖公始决，人人得其欢心，亲朋燕集，皆力致公，得公始乐。晚年尝曰“吾本邵氏子，利赖之者不为，不多矣。因考字书，复名曰“絜”，以志不忘本也。编修苏公昌龄相知既久，至正二十一年二月廿又五日，至公之乡，始获晤对，如旧相识，方接杯酒，叙殷勤，论议甫洽，而公乃疾作矣。二十六日质明，命二子曰“吾弗可为矣。汝曹能遵吾平日之行，则吾为不死矣。”言竟乃逝。

公娶樵李唐氏承务郎新州同知讳世延之女，先十岁卒。子：男二。宗儒，娶新安汪氏，邵武路总管讳从善之女。宗臣，娶龙江章氏兰溪州知州讳梦贤孙女。女四。适仙山施德溥、嘉禾徐麟樵、李唐璟、会稽赵琪，皆儒家子孙。男一子，镇。女三，皆幼。是年三月廿有二日，宗儒等卜葬于华亭县修竹乡文钦里先茔之侧。其佛庐曰“集福”。公所履歷之迹，此其大畧也。然皆众所能道信闻遠迩者，故书之而不佞。

### ○海隅唐氏先世事实状

唐氏世居秀之华亭县。在宋季时，以积善孝义，闻于乡里，然未始有显者。迨国初以来，忠翊校尉，昱始能自树立以大其家。

昱之父曰文洪。文洪之父曰信。皆敦朴勤俭，行无踰越。初居华亭集贤乡鳳凰山之阳。上世丘墓，咸在忠翊迁居海隅乡横泖之阴前。至元间，朝以华亭之地置松江府，裂其东半为上海县，而海隅属焉。今子孙遂为上海人族，于是乎蕃衍矣。

忠翊生四子，曰俊卿、俊民、俊贤、俊良，皆克绍家业，善务生事。俊卿蚤世，有二子，曰世昌、世荣。俊民、俊贤尤长于继述先志，奉公字下，无所缺失，家益以振。俊民生三子，曰世安、世能、世才。彬彬竞爽，始能相尚儒术，从事师友，以染濡礼义为悦。俊贤生三子，曰世忠、世华、世赞。俊良生一子，曰世彰。一时咸卓然自立，五世同居，男女数百指，内外戢睦，罔有间言。自忠翊以下，坟墓悉在海隅。岁时祀事，子孙各尽其力，朋酒羔羊，至于疎遠，皆得还往，殊不失古意。世安有二子，曰景熙、景道。世能一子，曰景辰。皆躬蹈士行，朝奋夕励，叔出季处，志遠大，以振家声，事诗书，以图久遠。

忠翊字仲明，幼有志气，不为同流合污之行，度量倜傥，表里如一。其祖父基业，初不踰中人家，能自致力，充广倍蓰旧制。于乡党之贤者长者，又能推诚亲敬，咸得其欢心，故遠近皆贤之。至顺庚午岁，郡大饥，捐廩粟五千斛，上之官以賑境内。其所私賑，尤更无算。有司具闻于朝，乃膺懋赏授“浙西袁部场司丞”，秩满，转“江西芦潭批验所提领”，俱以廉干谨慎闻于上下。上司嘉之，待以优礼，年垂七袞，即丐致仕，恩例賜七品秩，授忠翊“校尉徽杭等处推茶副提举”。性轻财好施，恒缮完佛老宫室，勉其祝厘，以报上德。至顺庚午辛未以后，岁多歉滂，屡发帑财，以济饥困，为餽粥以食疾疫，皆乐于为，不出勉强。自致仕归，杜门扫迹，公私悉任子弟，惟好善，则至老弥笃。尝曰“此吾家法，上世所由，起家者也。后人其可废乎？”寿九十乃逝。

俊民在父母时，恂恂服弟子职，孝弟着于乡誉。及忠翊出仕，家事一以息肩。于是宾客丧祭，凡夙所为者，咸加增饰，揆诸礼度乃止。其所未为者，又

能力致以求备焉。由是家庭间，亲亲尊尊，长幼秩然有序，中外蔼然以和。后仕至河南等处“人匠提举”。以歿。

俊贤尝为“湖州路杂造局副使”，尤善干蛊，相其父兄，服勤穡事，应役奉公，服劳不惮，苟遇繁剧，则兄弟争先御侮，故家道日益优裕，没身不衰。二人皆体貌敦庞，襟度慨慷，不拘细行，见善必为，不改父道，其于修治津梁，平易道路，救灾恤邻。又有踰于上世者，事歷歷在人耳目。世安尝为“内正司绣衲局大使”，在昆弟间表表特异，言行一致，无所外饰，诸父既没，慨然以门户宗族自任，公私巨细，必身率先乡里，赖其捍卫，咸称其质直焉。世能尝为“管民提举司照磨”。世才“绍兴路山阴县丞”。世忠“中政院宣使使”。世华“平江路嘉定州医学正”。子孙至今悉守先训，其或家有不竞者，亦不废礼。忠翊之葬在其居之北二里，佛庐曰“寿宁院”。盖其生时，俊民预为营卜寿藏，以寓喜惧之志，亦孝道之一事也。从斯兆者，人匠提举、绣衲局、使，凡三世夫妇悉在焉。

景熙、景道每念先世成立之不易，祖父负荷之维艰，而未有着之金石，以垂不朽者，乃援老苏氏谱亭故事，以谓苏氏古望族，推而上之亦仅得六世谱以识之，则后人传习不替，今吾之族固起自闾里，矧祖宗所积者长厚，诸祖诸父以来，皆力延名师以教礼义，可谓有德有造于我后人矣。今之继以永久者，岂非气泽所被乎？盖亦以是告于方来，不可当吾世而不托诸缙绅以表墓田也。乃推叙宗族存没世次，可知者得七世，列之为图，稽其颠末，告于父友邵亨贞，求缀次成辞，以为之按。亨贞尝识忠翊公之晚年，自人匠提举，伯仲而下，皆纳交矣。故亦粗知其槩。嘉二子之请，乃不辞而书之，以俟立言君子采择焉。至正五年十一月（阙）日。

#### ◆墓志铭

○元故柳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曹君墓志铭

君讳永，字世长，姓曹氏。曹族，温之瑞安许峰曹村。上世自宋建炎绍兴间，徙居秀之华亭县修竹乡。今八九世，子孙蕃衍。仕者，率不过令丞曹属，然益读书为行，为士大夫家。君生大德七年九月二日。父，云西处士，名知白，隐德不仕，为乡里典刑，知名江湖。母夫人，河内李氏，有贤行，晚年事佛，自号紫（阙）居士。君，性颖悟，好学，通举子业，凡诗书六艺之文，皆习而能之。沈潜体究，必造其理，尤力淹贯魏晋以来字书八法。朋游以能书称，鉴古墨迹，法帖到手，辄次甲乙，无失误者，行辈皆服其识。有膂力堪射御，弱冠筮仕，以蒙古字学进沿，檄为“温州路瑞安州学正”，秩满升授“柳州路马平县都博镇巡检”，未上。江浙行省宰臣贤其学问，以“宣使”辟之，领职且有日，而疾作矣。至正八年九月十三日歿于钱塘旅舍，春秋四十有六。妻

，同郡陆氏，先一岁卒。子：男三。驹虞早夭。次于菟、幼彪。孙：男一，女一。其年冬十一月甲辰，处士以君之丧，归于其乡之千山东原，徙陆氏骨而合葬焉。从母夫人之兆也。呜呼！君之事业，咸期以远且大，而遽止于斯，不称其位也。可哀也已。铭曰：

官无云卑道是先  
学必以博约乃全  
四十强仕伤天年  
有父归骨名山川  
千载不朽视斯镌

◆祭文

○祭曹云翁文

维年月日。外从孙某，谨以家饌牲酒之奠，祭于外从祖贞素先生之灵。

天之生公，夫岂偶然！乾坤之清气，散在万物，公独得其赋畀之全，虽不能行道于斯世，实有以追夫晋人之风度，核于柱下之玄玄，高山流水，光风霁月，所以心领意会，超于事物之表者，又不啻濠梁之二子、洛社之诸贤，故公之声名才德，有以取重于期（朝？）野，仪表于乡族者，足以发前人之光烈。抑又着为身后不朽之传藐焉。

寒微异姓诸孙，半生相依赖于闾里者，赖祖父之情，好为肺腑之姻联，虽恒处于累累子姓之列，公不以其年之幼穉，独能振拔以导前，故凡获亲炙于公者，非徒讲翰墨、论文艺与于觞咏、游观之事而已，至于谭玄考古，钩深致远，靡不相资而造理，每鑽研乎周孔而穷极乎羲轩，故公之爱我也，知之者，莫不多（言？）公之识鉴；其不知者，亦不能退而无后言。或随时而有间时乎，而投杼者，小人罔公以非道。及其既久而昭雪，公乃不愈于初者，则又莫能夺夫胸中之天。

比岁旅食异县，奉公之日常少，每引领翘企，所以叩于苍苍者，覬公之百年，孰谓公厌世而长往，恨不能起之于九原，兹拭泪以永诀，情莫究于万千。惟公之形神，固不可得而复见，而公之不死者，在穹壤间，其来歆乎几筵？此予于公所以神交，梦接于冥冥之中者，岂人人之能识？匪笔舌之可宣。

卷四

◆启

○荅松江府学吴教授招赴教导启

伏以家世为儒，久在泮宫之属籍，声名不齿。误蒙国士之见知。幸已陪立馆之荣，顾乃辱贻书之辟。旁无他援，一出重言。惟朝廷以学校为风化之原，而列郡以师儒任教养之职。念笏豆，有司之事，苟非其人不行；诵英才，乐育之言，尤知当务为急。司课讲之劳，实为剧任；故训导之设，例非冗员。分半席以横经；嘻！其无识入大学。则问道，尤未易言。公堂之遴选，盖难其人；士论之依归，何有于我。纷尝求而莫获蹇，奚自而独收如某者。壮不如人，学未闻道。立身有志，尝粗读于父书；干禄无方，亦谨修于人爵。每感青年之去我，殊伤造物之何心。乔木连云（阙）阳，其在望闭门如水。悲今雨之不来。虽传家犹有一经，而负郭久无二顷。顾习俗其不类，幸气节之独存。叩牛角以兴歌，徒成左计；听鸡声而起舞；有媿平生。与其徇时好而诵时文，曷若师古人而行古道。初不求新丰之识，特未逢冀北之知。自伤弹剑而哀，常欲投袂而起。虽屡荷诸公之汲引，名在簿书；竟不遭一士之品题，政由贫窶。分当自反，讵敢效尤。方明公职教之初，政学者进趋之际。凡在士林之彦，一皆童子之师。岂曰秦无，乃自隗始。师模尽善，具存湖学之成规；道统相传，厥有考亭之故事。兹盖伏遇郡，博翰相先生。道方而事实，德盛而礼恭。有政事，有文章，允合前修之步武；教诗书，教礼乐，实为当代之典刑。回春风以吹嘘池藻之枯，播生意以披拂陵莪之悴。惟此三年之伊始，行看百废之具兴。设心急于见贤，求士盖以为国。何图狂斐，亦与招徕。某敢不益务进修庸，荅知遇，中规中矩，末由修饰于常时；不范不模，更兼包荒于它日。容趋宾席，嗣禀教条。谨奉启以谢。伏惟台慈，俯赐鉴察。不宣。

○荅府庠诸儒合词见招启

伏以挟兔园册，粗堪为童子之师；诵鹖林诗，未易入诸侯之学。猥辱褒嘉之太过重，以教导而见推宠。甚合辞载之俚语，伏惟诸先生前辈。云间硕望，泮水胜流。博带峩冠，俨若会耆英于洛社；雄文杰作，宛其聚诸子于建安。世称此地之多才，天寄斯文于诸老。讵图后学与见前贤？几载升堂，每获步趋于燕处；一时推毂，遽令傲兀于皋比。实由将命之能，遂犯好为之戒。顾模范，自知其不称，而声气，或得以相依。居可事贤，乐在知己。待以国士，报以国士，当勉竭于弩才；知我春秋，罪我春秋，幸少优于舆论。寻当造谢，僭具禀酬。不宣。

○夏氏义塾释奠，请吴教授为献官启

里有家塾，规模莫拟于前修；时维春丁，诚敬粗严于祀事。各以其职，斯可来祭。苟非其人，则不虚行。敢干师席之尊，特任献官之重。共维某官，洛党道统，汉官威仪。侯類横经，尚竇前人之谏筒；鲁庭观乐，犹传季子之家风。官守游圣人之门，居处合君子所履，教亦多术，祭则致严。躬伸尺素之忱

，仰屈文函之贲。午夜神灵来格，愿瞻斋明盛服之仪；三年风化有成，竚听荐辟交章之起。稟闻肤潦，延冀体裁。

○保陈景曾充斋长状

尝谓设庠序、学校以明伦，靡不切于教养，顺诗书礼乐以造士。将有待于征求，苟忘乡里之遗才，殊负国家之初意。切见前松江府学教导陈某，抱负儒行，践履义途。往尝分席于公堂，人才辈出；今复携书于旧隐，衿佩景从。人咸以遗佚不怨为高，彼独以恬退有道为乐。此子之淹已久，吾侪之咎何辞，使之领袖于（阙）

○友人荅聘币启（陈荅高）

爱子勿纳于邪，稔服择师之有道，明经将以致用。素惭授业之无能，有乖宾幕之开重。辱礼罗之致，某人，长才夙负，舆论久推。襟度海涵，可谓一乡之善士，家声斗起，将期九世以同居。固积德以如兹，实流芳之伊始。某，漫承家学，罔历世途。三载诵鸛林诗，粗尝分席以讲道，半生挟菟园册，何能抗颜而为师。自缘投笔之未遑，方拟归田之可遂。昨首枉簪裾之过，兹遽厘藻翰之贻。聘币既先，趋装敢后？剪灯听夜雨，行将解陈榻之悬；开户纳春风，竚见受高门之报。控酬肤率，统冀体裁。

○松江府学吴教授招全希言充训导启

（阙）序（阙）入德之门（阙）诗书当选明经之士，重感频年废（阙）前列（阙）顾（阙）阙员匪长才，莫称斯职共。

惟某人，书通河洛，名藹乡闾。鼓篋汉雍，正拟负一经而起；弹冠辽学，慨然念三釜而归。弦歌列馆下之英才，礼貌备国中之矜式。屈为教导，允得师承。

如某者，铁砚无功，寒毡未改。不有识时之俊，孰筹分教之方。托在知心，敢形荐墨。颂鸛林之什，相期振起于文声；歌鹿鸣之诗，行见协和于友道。虚席以待，披襟勿辞。敦请不虔，委鉴是望。

○曹（阙）永嘉（阙）馆启

（阙）夙慕韩公（阙）之积雪。每歆程子之为师，顾诸公之取友。必端信，若士之诲人不倦。

某人，文章敏手，诗礼名家。鴈荡锤英，稟蜿螭扶輿，磅礴郁积之气；韦编得趣，明吉凶消长，进退存亡之心。比闻鏖战于棘围，兹幸瞻承于芝宇，欣奉姻联之荐，僭修聘币之恭，石为媒，温为才，夫岂前修之敢拟。朝于婴，夕于侧，庶几稚子之有成。率具申闻，惠徼丙在。

○曹（阙）永嘉（阙）馆启

望子为贤，素味窦家义方之训；择师授业，当求湖学教法之宗。虽在洒扫

应对之科，必资切磋琢磨之益。

某人，书明坟典，名藹乡闾。较艺浙闾，文行久推于士论；横经吴泮，范模一正于子衿。夙钦道义之所存，僭为童蒙而致恳。倘沐文函之贲，实为圭窦之光。瞻元龙百尺之居，或可陪于啸咏；续子建七步之句，端有望于甄陶。不腆币仪，敬凭楮列，申闻肤潦，幸丐体澄。

◆疏

○重建三泖龙祠疏

祠以奉其祀。是后，年谷胥熟，水旱不作，及凡有祷必应。至元庚辰，泖水为虐，祠就倾圮，栋宇榱桷，殆无完者，而神像无少缺落。春来乡人，屡请年穀，则雨暘益时，禾黍益贍，旧祠之废，讵可忽诸？吾闻民者神之主，吾乡人固当相与落成，以复其始，由是书以为请。

地之所载，溃为三泖波澜；水不在深，要是群龙窟宅。惟此方之旱涝，实有职于神灵。苟生民既赖其功，在常祀必修其礼。昔皇庆之所建立，欲垂香火于将来。迨至元之所漂流，独幸像仪之屹立。是则神矣，于何报之？必土木丹堊之室，以奠厥居；则涧溪沼沚之荐，皆有所。凡在同志，盍相其工。跃在渊，见在田，故神无方而易无体；义时暘，肃时雨，则民用章而谷用成。毋作神羞，各共尔事。

○松江府修馆驿疏

本府馆驿乃前宋县治之别室，至元年间始改今名，故堂宇卑陋，门庑湫隘，及兹歷岁既久，风雨漂摇，遂成废壤，于延奉客使之礼，实不称焉。今欲命工一新，以备壮郡之制，敢寓疏告，诸乐施者，幸相其成功焉。

江城升府，规模既备于侯藩；驿馆临流，制度未侔于邻郡。念昔人亦因陋就简，故此屋遂即旧为新。岁月既深，栋宇欲挠。舟车荐至，每忧宾客之不安；材木未完，难责工师之胜任。少借力于衰多益寡，大有功于送往迎来。公私之赞助可期，轮奂之翬飞有日。梅开谷水行，将逢驿使于江南；楼耸云霄伫，可望长安于日下。当务为急，有志竟成。

○练塘慧水庵注太平桥并井亭疏

练溪慧水庵东，旧有太平桥，驾于杭家潭之上。后人嗣葺，易名兴福。年来又复倾圮，每欲即其旧而易以新，荐饥之余未遑庸力也。其庵之前，又有井亭，以便义汲。今，井虽存而亭则不复可见矣。亭既废，井亦不汲久矣。今皆拟复其前规，使行者居者，咸得其利，于吾练溪实有惠焉。然，非众力胥赞则不集，事敢致疏，以请同志者，当首肯之。

慧水庵前，旧有济人之义井；杭家潭外，久余兴福之危桥。虽非千里遐观，亦是一乡欠事。顾井上，亭台已无遗迹，幸桥间，柱石尚在中流。白鹤去家

，应想千年之华表；铜甍失水，犹存百丈之哀音。俨有成规，盍循故辙。回土木重兴之运，在乡党博施之人。苟能多助以相成，立见二役之并举。輿梁横于波面，行人无病涉之虞；轳轳转于檐间，渴者有甘饮之乐。期尔率职，底于成功。

○慧水庵重建井亭疏（庵在吴之苏台乡，僧欲先建亭，故又特作此疏）

井有仁焉，不竭性源之慧水；室苟完矣，等成眼底之空华。顷因兰若之不支，久致轳轳之绝响。梧桐月冷动秋风，络纬之悲城郭人。非起岁晚，令威之感。若能：继其志，述其事；立见：行者歌，行者休。在当人指顾之间，为此屋经营之计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只须步骤前规；扬子江心第一泉，更待招提旧话。无庸渴想，即冀芳题。

○大悲庵疏

至正元年闰五月一日，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三保朱谢里民家竹林中，忽现大士一身从地涌出，质类芝菌，形如雕琢，仪容（阙）光彩照人，诚异事也。兹拟刳结一庵，以为现佛之地，凡诸善知识相与落成，厥功乃千载。愿力其事实，然非敢效“齐谐、志怪”也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，甘露灵芝，兆瑞久矣。况如大士者，岂易得哉？

佛身出世，匪胎卵湿化以生成；法性本空，岂地水火风而假合。睇此紫竹藂林之异质，宛其白衣满相之全身。初非人力可为，尤幸肉眼能识。千叶莲平敷两足，不类凡花六铢衣。偏袒右肩，了非尘服。若优昙不苟生于此土，使蛤蜊莫专美于前朝。合树刹幢，以传胜迹。倘有璎珞宝珠之法施，即成水月梅檀之道场。一佛出而千佛证明，大阐圆通化境象法。行而正法应现，同乘般若慈航。丕赞休征，克成善果。

○曹溪修竹乡莲华庵建圆通像疏

小庵昨承诸上善人结缘刳建，而象教之设尚未圆满。兹欲命工作大士涌壁，敢再闻于乐施之士。

触处是观音示现，何须幻境庄严。众生在尘世昏迷，难把空门指点。须是做模打样，直能弄假成真。小庵蹊径已成，长者因缘未了。要掬曹溪水，注归杨柳瓶中；好移修竹乡，变作梅檀林下。七宝肯布施，千眼便观瞻，丹青若向壁上妆成，宝相即从空中涌出。展开手段处，直教泥土放毫光；做得工夫时，立见圆光真面目。只此是意，更莫外求。

○仙鹤观修造疏

本观创于故宋绍兴间，勅名仙鹤。东晋时他州旧额也。及今三百年矣。产入既不足用，故屋室之圯毁者，虽欲时葺，而不可得。顷年尝以普度余赀，稍治门径，而屋室■〈土己〉壤犹，故，吾也迩荷乡之大族，慨然有自效之心

，则兴起有日矣。克济于成，又不能无望于同志也。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，废而有兴，时乎不可失也。

青牛出函谷，久传大道于西周。仙鹤表琳宫，曾续清名于东晋。睠此华亭之福地，重于鲁国之灵光。爰念前修，肇开胜境。隔断人间风雨，移来海上蓬壶。洞门锁而碧窗寒，绝称仙翁点易；蕙帐空而山人去，屡烦隐士移文。久荒岌岌之竇台，曷降翻翻之帝驾。若得扬州缠腰之物，当如华阳刻石而铭。行将游广寒清虚，伫可望辽城华表。霓旌下御，应寻陆机宅畔之遗踪；鳧舄来朝，必继崔颢楼中之故事。（阙）与道合。

○芦华庵疏（华亭有九山，在城西。又有三泖，一百二十里，在山之南。庵在山水之间，地名曹溪）

卓锡曹溪，得三泖九峯之胜；乘芦谷水，企一华五叶之宗。当此末法象教之时，欲作颓波砥柱之障。此盖胜事，端合勇为，虽茅把盖头，乃楼观翬飞之始；若罗纹结角，须龙象蹴踏而来。度百里以聚粮，始岑楼于寸木。若见托钵，便请点头。泝百二十里碧琉璃，触目无非定水；对三十六陂红菡萏，全机总是心花。约匡庐游，祝华封寿。

#### ○重建柘泽庙疏

海隅乡之闾閻，壮哉一境人烟。柘泽庙之英灵，俨尔百年香火。神既司于此土，功实被于生民。水旱疾疫必资于祷祈，邻里乡党久严其祠祀。殿堂圯毁，鬼神在悔吝之乡；岁月循环，土木有兴衰之运。合兴义举，庶继前功。苟懷报效之诚，曷异馨香之荐。五日风，十日雨，无劳蹄孟道上之祈；千斯仓，万斯箱，会看桑柘影中之社。

#### ○大古庵注钵堂椅子疏

铜钵候光阴，得修藏游息之道；丹炉运水火，有抽添进退之功。睠我云堂，凄其水冷。欲设修真坐具，惭无挑药行囊。富家翁若有舍心，方外士便可穿膝。壺中春暖，相期寻函谷青牛；顶上花开，会见跨辽阳白鹤。笑谈可办，居处不忘。

#### ○华亭县重建仪门疏

本县自至正六年，遗漏之时，延燎仪门廊庑，至今未遑重建。当职兹已谋于同官僚属，俱各出备已俸，以图鼎新所费，尚有未敷者，故具此意，叩诸好事者云：

城门有失，每怜殃及于池鱼；华表不存，空负归来之辽鹤。睠此华亭之境，壮侔赤县之规。岂料仪门，遽成煨烬。昼闲单父，谩传旧习之琴，春满河阳，曷称新栽之树。兹幸同寅之允协，各捐已俸以相资。虑有未敷，预为后计。谗我邑中之好义，期于日下以成功。非三月莫敢聚粮，予十金便可徙木。劫灰

飞去，千年之城郭依然。夏屋落成，百里之弦歌籍甚。伟哉劝率。行矣经营。

◆榜

○里巷圆通禳灾坛榜

即心是佛，末法像教。不择其时，至诚感神，明德馨香，于斯可荐。惟大士以慈悲为愿力，故凡民于灾害而祷祈。苟非积善之家，必也临事而惧。今兹里巷，大启坛场。金沙滩上，因缘触处，不妨举似毗也。城中胜会，还依直下承当。虽福善祸淫，乃天道之常；而救灾恤（阙），则仁人之事。何在恭敬礼拜而恳，当尽斋戒沐浴之诚。直得寶陀罗山，遍满娑婆世界。香华供养，从教幻境庄严；水月光明，便是真如现相。一心回向，千眼具瞻。

○曹（阙）婁水陆榜

庄子瓦盆歌，固是达生之论；楼至金山教，信为度死之门。俾尔天人师，建兹水陆会。光阴五七，叹逝者之如斯；威仪三千，赖缁门之有自。加持遍现，功德庄严。甘露门八面宏开，博施济众；光明幢九天垂下，烛暗破幽。冥途咸获津梁，福利均沾葢壤。碧天连水，相期泛般若慈航；黄叶随风，俱往入涅槃径路。三乘显化。一性圆明。

○上海方广寺僧荐师兄满月堂水陆榜（九月十三日）

天台方广寺，忽来显化于尘寰；金山水陆科，曾度沈迷于苦海。惟兄弟笃友于之义，仰人天开荐拔之门。同袍克赞其功勳，亡者不昧于因果。人世之光阴，六十每怜，逝者如斯；华藏之世界，三千普愿，廓然无碍。咸饱酥酡品味，同依般若光明。凡有降于场坛，悉当遵于戒律。水澄东海，无非大地，恩波月满，中天即是。乐邦净土，加持遍现。（阙）登。

○监坛榜

天灾儆众，尘寰莫逐于毕方；玄教垂科，盟简聿飞于象魏。咨尔方域，职在起居。历吉日以趋朝，共俟鸾旗之驾；预齐明而布告，夙严虎阙之兵。扫妖烝以潜踪，回祥飙而清道。云开闾阖，凡诚径达于九关（阙）；图（阙），魔无干犯律在奉行。

◆醮词

○蒸溪邻居禳火醮词

至正丙（阙）岁十一月旦，华亭城中，遗漏延燎几二千家。溪上众建斋坛二昼夜以禳之。

郡境被灾，忍向燎原之惨；江村久旱，预深曲突之虞。合邻社之輿，诚叩帝阍而虔吁：

伏念臣等，久安里俗，夙荷天休。比屋连墙，粗获一方之乐业；耕田凿井，幸逢累岁之丰登。居安敢不虑危，见过尤当自讼。比望郁攸之烝，殊懷兢惕

之心。共秉蚁忱，恭邀鹤驭。庶尽酌水献花之敬，潜祈反风降雨之恩。

伏愿：洪造垂杆，玄冥戒道。阴阳顺序，大田有多稼之饶；礼义成风，按堵遂编氓之适。